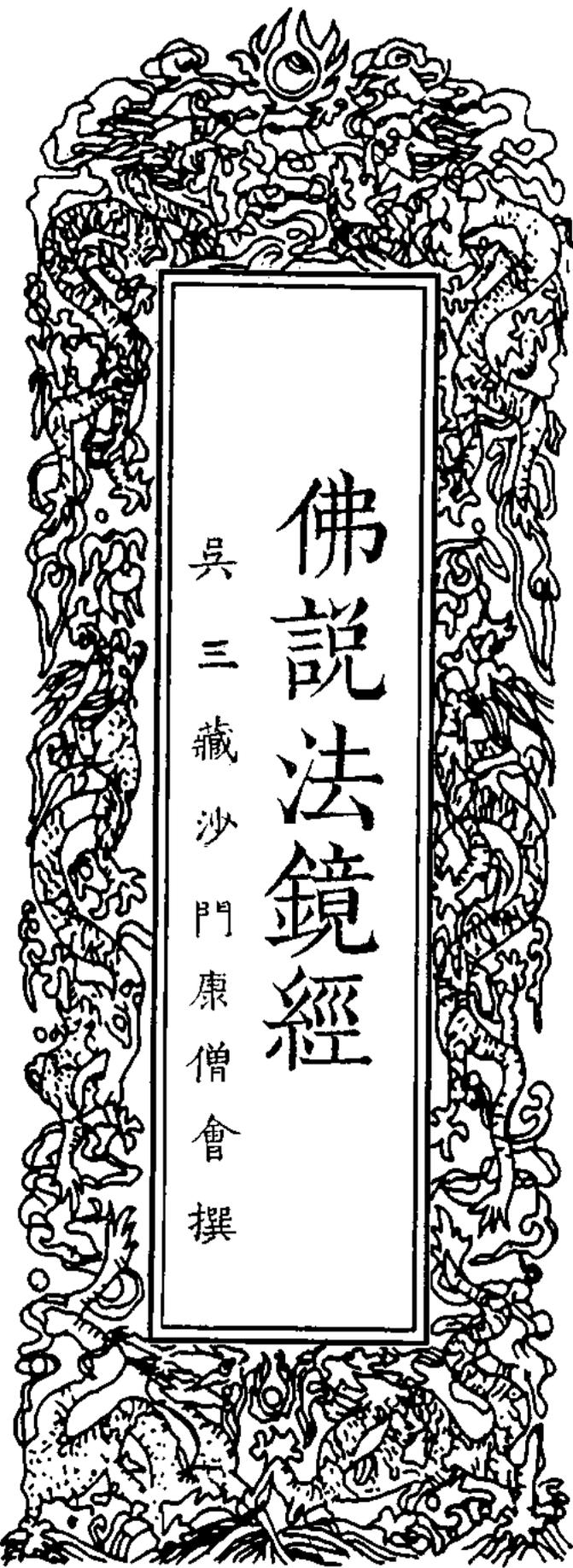


佛說法鏡經



佛說法鏡經

吳三藏沙門康僧會撰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法鏡經序

服九

吳三藏沙門康僧會撰

夫心者衆法之原藏不口之根同出異名禍福
 分流以身爲車以家爲國周旋十方稟無勸
 息家欲難足猶海吞流火之獲薪六邪之殘
 已甚於蒺藜網之賊魚矣女人佞等三魁其
 善僞而信寡斯家之爲禍也尊邪穢賤清真
 連叢瑣謗聖賢興獄訟喪九親斯家之所由
 矣是以上士恥其穢懼其厲爲之懾懾如也
 默思遁邁由明括之避無道矣鬢髮毀容法
 服爲珍靖處廟堂練情攘穢懷道宣德開導
 聾瞽或有隱處山澤漱石枕流專心滌垢神
 與道俱志寂齊乎無名明化周也羣生賢聖
 競于清淨稱斯道曰大明故曰法鏡騎都尉
 安玄臨淮嚴浮調斯二賢者年在東亂弘志

聖業鉤深致遠窮神達幽愍世蒙惑不覩大
雅竭思譯傳斯經景謨都尉口陳嚴調筆受
言既稽古義又微妙然時干戈未戢志士莫
敢或違大道陵遲內學者寡聞覩其景化可
以拯塗炭之尤險然義壅而不達因閑竭愚
爲之注義喪師塵載莫由重質心憤口悱停
筆愴如追遠慕聖涕泗并流今記識闕疑俟
後明括庶有暢成以顯三寶矣

佛說法鏡經卷上

後漢安息國優婆塞安玄共沙門嚴佛調譯

聞如是一時衆祐遊於閩物國勝氏之樹給
孤獨聚園與大衆除饑千二百五十人俱及
五百開士慈氏敬首殆棄闕音開士之上首
者也彼時若干百衆圍累塹塞衆祐如爲說
經爾時閩物城中有理家名甚與五百衆從
閩物城中出往到勝樹給孤獨聚園詣衆祐
所到以首禮衆祐足便就座而坐及理家有
字愛遇有字迺遇有字善授有字大威有字
給孤獨聚有字龍威有字諦思斯一切五百
衆等共往詣佛所到以首禮衆祐足皆於衆
祐前就座而坐其諸理家一切以發求大道
皆與其衆共造德本有決於無上正真道惟
給孤獨聚不耳於是甚理家以見大衆理家

集會坐定避坐而起整衣服稽首長跪叉手
白言已欲有所問要者衆祐豈有閑暇敷演
已所問衆祐報甚理家言如來常爲理家有
閑暇敷演所問理家汝便問恣汝所求索於
如來應儀正真道吾當相爲敷演所問趣得
汝意甚理家問佛言於是要者衆祐若族姓
男女發意求無上正真道好喜大道發行大
道欲致大道欲下大道欲知大道請命一切
衆生安慰衆生救護衆生其誓曰未度者吾
當度之未脫者吾當脫之不安隱者當安隱
之未滅度者吾當滅度之爲受一切衆生重
任欲救護衆生故而自誓發斯弘大之誓知
生死若干多惡僣意如不勸生死無數劫意
而不懶彼要者衆祐或有開士去家爲道以
致道品之法或有居家者善哉要者衆祐愍

傷衆生亦加惠此大道者以興隆三寶亦使
一切敏典籍久在故如來願說開士居家者
學德之法何謂要者衆祐開士居家而承用
如來教誨者以不虧亦不損其本所願所謂
無上正真道也亦現世有無罪之行後世往
來殊勝之道亦彼要者衆祐開士去家爲道
者捐棄憎愛除鬚髮被服法衣在家有信
離家爲道示其教誨法式正式德式具現之
要者衆祐開士去家爲道者及居家者修之
云何於是衆祐歎甚理家曰善哉善哉理家
今汝適知問如來居家去家開士之所施行
是以理家且聽我所說勉進善思念之開士
居家爲道者修學德善之行甚理家受教而
聽衆祐言於是理家開士居家爲道者當以
自歸於佛自歸於法自歸於衆彼以自歸之

德本變爲無上正真道理家自歸於佛法衆者云何我當以成就佛身三十二大士之相以自嚴飾亦以其諸德本而致三十二大士之相以致彼諸德本便而精進行之開士居家者自歸於佛爲如是也自歸於法者云何謂爲恭敬法求法欲法樂法之樂法隆法依法護法慎如法住隨法行爲法典爲法力爲求法財爲法靜治爲造法事我亦當於天上世間分布是法開士居家者自歸於法爲如是也自歸於衆者云何若開士居家或見溝港或見頻來或見不還或見應儀或見凡人求弟子道者爲恭敬彼承事供養師之尊之以禮待之若以承事彼正住正行者而以得是志亦我當得無上正真道以講授經成就弟子之德而爲恭敬彼不亦而羨彼開士居

服九

四

家者自歸於衆爲如是又復理家開士以修治四法爲自歸於佛何謂四一曰道意者終而不離二曰所受者終而不犯三曰大悲哀者終而不斷四曰異道者終而不爲也是爲四法開士居家者自歸於佛爲如是也又復理家修治四法爲自歸於法何謂四一曰諸法言之士以承事追隨之二曰所聞法以恭敬之三曰已聞法本末思惟之四曰如其所聞法隨其能爲人分別說之是爲四法開士居家者自歸於法爲如是也又復理家修治四法爲自歸於衆何謂四一曰示下要生弟子之道而意以喜一切敏二曰亦以爲積聚物以法積聚而化之三曰以有依恃有法之衆而不依恃弟子之衆四曰求索弟子之德不以其德度而度也是爲四法開士居家者

自歸於衆爲如是也又復理家在家修道以見如來則行思念佛是爲自歸於佛已聞法則已思念法是爲自歸於法若已見如來聖衆猶思念其道意者是爲自歸於衆又復理家在家修道發求遭遇佛而以布施爲自歸於佛若以擁護五之一正法而已布施是爲自歸於法若已其布施爲致無上正真道爲自歸於僧又復理家在家修道者若修賢夫之修行不以凡夫之行彼是賢夫之行也而已法求財不以非法以正不以邪亦而爲正命不以五之一僥固人以法致之財多行非常想以受其寶是以恒隆施而供養父母知識臣下昆弟親屬爲以敬之奴客侍者占視調均亦以教化斯殊法亦以受重任是謂衆生重任也精進而不懈不受之重任而以不受之謂是弟子

五之一

五之二

各佛智之事成就衆生而不勸不慕身之樂爲致衆生樂爲致衆生樂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不以傾動以殊越世間法富有財不喜悅又於三道無利無稱無譽無聲無賞所行爲熟慮受正爲喜悅邪受見知要意而有正行稱喻之兩以除解已得其所誓以憂人事不自忽其事有恩在人訖終不望其報作恩施若干知恩知反復爲造行恩德貧者爲施財諸恐懼者爲安隱之憂感者寬解其憂諸無力者忍默之諸豪強者捐憍慢以棄殊過慢尤慢慢以恭敬尊長承事多聞者能問明智者所現以直不虛飾衆人而有方便行德而可求哉爲多聞不厭無足正修勤劬固與聖人相遭追隨聖人而尊敬之多聞者爲事之智者爲問之所以現直不師秘衆經如其所

五之一

五之二

聞爲現之所聞而曉其義一切欲之嬉樂爲計非常不慕惜身以自觀其壽如朝露之滴計財產所有如幻雲也家屬人客計爲怨妻子男女計爲無擇之地獄以其所有者計爲一切苦田地舍宅萬物所業者常以計爲疵也所求致之德爲不敗壞想家居者爲危想知識臣下昆弟親屬者爲地獄主者想終日夜者爲異同想以不寶之身爲以受寶想以不寶之壽爲受寶壽想以不寶之財以受寶之想彼若以禮節衆事故事人者是以不寶之身爲受寶也若昔衆德之本而不毀又復增殊者是以不寶之命以爲受寶也是若以制慳而布恩施德者是以不寶之財爲以受寶也是爲開士居家修道者爲賢夫之行爲事如是而無罪爲如來言說爲法說也亦不

毀而不損其本誓是謂無上正真之道也迺現世有無罪之行後世亦墮殊勝之道也又復理家開士居家修道者當以自奉持戒事謂是奉持五戒事也是以爲不好殺生不加刀杖蠕動之類不以燒固人是以爲不好盜竊人物自有財而知足他人財不以思至於幾微草穢之屬不與終而不取是以爲不好欲之邪行自有妻而知足他人婦女不喜眼視也意常以自患已思念欲都爲苦如使生欲念自於其妻則以觀惡露以恐怖之念勞爲欲之事以無畏不苦以慕戀不常淨樂想達志迺是我當以自修若以思想欲我以不爲之何況數數有是以爲不當好妄言以諦言誠言以不爲詐性以不敗心如有誠如其所見問而說之慎護經法不用軀命故以

不妄言是以不當好飲酒以不醉不迷惑不急疾以無罰而順化強志以正知如使復興布施意所有一切吾當與人求食與食求飲與飲求車與車求衣與衣是以與人酒以建志如是布施度無極爲是時若有人所索則而爲與時我能以酒施令從彼化志如以自知爲行不迷惑所以然者何夫開士者爲衆生周滿其所願布施度無極一已如是開士居家者以酒施人而爲不獲罪是以理家開士以其所修學之德本變爲無上正真道若以善修慎護斯五戒矣又當有殊者不當以相讒衆人忿諍者而以和協之以爲不爽言以柔輒之言恒先與人言亦不以綺語爲義說爲法說爲時說爲如事說亦不有癡罔而以安隱加施衆生意爲不敗亂恒以忍辱力

而自嚴也以爲用正見去離邪見猶爲稽首諸佛衆祐不爲他天神也又復理家居家修道者或在墟聚郡縣國邑下當於彼擁護經法擁護經者爲之柰何夫不信者以信教化之慳貪者以施教化之惡戒者以戒教化之亂意者以忍事教化之懈怠者以精進教化之失志者以思惟教化之邪智者以智事教化之貧財者以富之諸病者以藥施之孤獨者以爲家屬無歸者以爲歸無依者以爲依爲彼一切國邑壤者擁護經法爲若此理家服九或彼開士至一至二至三至於百教誨人民皆使修衆德之法彼開士便以悲哀加於衆生以強其一切敏誓之誓其辭曰至於斯難化之人民未得成就者吾終不取無上正真道所以者何今我以為斯故以誓自誓也吾

不爲質直者不以不佞諂者不以不僞詐者
不以守誠者不以誠有德者諸此人故以誓
而自誓也但爲欲使斯人以聞經法者以經
化余用此故以誓而自誓也我當恒以強其
精進行所我方便爲不唐苦也若人有見者
莫不以好信若理家至於開士所在處居止
其不磋切之人民墮殊異之惡道者彼爲開
士之咎也理家譬如鄉亭郭邑郡縣國下至
於有良醫者假使彼若有一人不以其壽命
而終者衆人皆爲咎彼醫如是理家至於開
士所居止不磋切之人皆墮殊異之惡道者
如來應儀正真覺者爲咎彼開士也理家居
家是故開士爲自誓如此也設使我所往國
邑下癡者相事如不使一人有墮惡道者也
又復理家居家修道者當曉家之惡在于家

服九

九

者爲害一切衆善之本以家猶無出要以害
清淨之法是故謂爲家也居家者謂爲居于
一切衆勞爲居衆惡之念爲居衆惡之行不
化不自守下愚凡人者爲共居與不諦人集
會是故謂爲家也家者爲是名也已在於彼
莫不作不軌之事者以在於彼則不恭敬自
於父母息心逝心尊長衆聖者是故謂爲家
也縣官牢獄拷掠榜笞罵詈數勉至于死焉
皆爲由彼是故謂爲家也以在於彼爲入惡
道以在彼爲墮諸欲爲墮瞋恚爲在諸畏爲
在愚癡是謂爲家也以不慎護彼戒事遠離
爲定事以不修慧之事不得度之事以不生
度知見之事是故謂爲家也以在於彼即有
父母愛兄弟愛姊妹愛婦愛子愛舍宅愛財
產愛兒客愛所有愛不厭財求之愛是故謂

爲家也斯居家者難滿哉譬若大海衆流歸之斯居家者不知厭哉譬若火以得薪斯居家者多念無住息哉譬若風以爲無住止猶爲沉沒哉若美飲食爲糶毒所有一切苦哉譬若仇怨爲似知識誤人之行哉非聖經之所施行爲造變爭哉更相因緣疵不和爲多疵哉以行善惡之行因緣之所在恒爲人所嫌疑非人有哉以爲所有顛倒故猶不善哉雖善有權詐猶見其性行似如倡體哉以速轉變故似若幻師哉初至者人爲聚會其行爲不誠似若夢哉一切成敗終始故似若朝露哉以速離故似若蜜滴哉以爲少味故似若蒺藜罔哉色聲香味細滑以爲所害故似若鍼孔虫哉以非善念爲食故譬若違命者哉爲轉相欺故恒懷恐怖哉爲意以亂故爲

服九

多共哉以縣官盜賊怨家弊惡王者爲害也斯居家者少味樂哉以爲多惡失理家開士居家者爲曉家之惡若此又復理家居家修道者以布施爲實施若已施爲我有若在家非我有若已施是爲寶若在家是爲非寶若已施爲富財在家爲無財若已施爲勞解其在家爲勞增若已施爲不我若在家已爲我若已施爲不有若在家以爲有若已施爲無盡若在家爲非常若已施不復護若在家爲斯護若已施爲賢夫行若在家爲凡夫之意若已施爲依度道若在家爲依邪部若已施爲佛所稱若在家爲愚人所稱理家開士居家修道者以布施爲寶若此是以見人來有所求索者爲生三想何謂三善友想依度道想勉生富財想爲生是三想爲復造三想何

謂三尊如來教誡想降伏邪想以不望福德想所以者何若此開士若諸來有所索者貪婬嘖恚愚癡則以爲薄薄者爲之柰何若所有物一切不惜而以布施斯爲貪婬薄若於彼來求物者以慈哀加之斯爲瞋恚薄若以布施變爲此一切敏謂爲愚癡薄又復理家已見來求物者不久爲成六度無極之行又成彼者云何若有來人從人索物能不受惜者是爲布施度無極若意在道而布施者是爲以戒度無極若來求物者而不恚怒之是爲忍度無極假令猶自思念何用爲食自強其意不擇其行是爲精進度無極若欲施若已施而不鬱毒無有悔者是爲思惟度無極若已施不望其福德者是爲以慧度無極理家開士以布施爲成六度無極行若此又復

理家居在家者是以爲去離順隨念亂也以觀別離法若以得產得財米穀得男女不以爲喜悅若一切敗亡不以下意爲愁感已觀如是萬物如幻爲不住止想也斯幻之行以致是以父母妻子奴婢兒客是非我之有我

亦不是有亦我是不有不應是有以不我是有今我爲彼故而爲作罪惡但現世是有非是爲後世是昔之有非是我當護又夫我之有彼我當以護何謂我之有謂是布施教化恬淡自守道之根原亦藏隱之德本是爲我有也至於我所住是則爲追我彼亦不用軀命不爲男女妻子故爲造惡行也是以居在家自有婦者當造三想何謂三非常想不久想別離想是三想當爲造三想當復造三想何謂三若在喜樂爲求後世在苦若在飲

食爲求在殃罪若在樂者爲求在苦當爲造
是三想當復造三想何謂三重累想費耗想
俗所有想當爲造是三想當爲造是想何謂
三爲入地獄想入畜生想入神鬼想當爲造
是三想當復造三想何謂三魑魅想曰注想
色像想當爲造九三想當復造三想何謂三不
我想無主想假借喻想當爲造是三想理家
思念若此衆事想開士居家者當自觀其妻
若此也是以不當愛其子設使尤甚生愛子
不加於天下人是以當以三數諫自數諫其
意何等爲三等意者爲道不以邪意也正行
者爲道不以邪行不多行者爲道多行者非
矣是以三數諫自數諫其意自造其子仇怨
想是我怨讎非我友所以者何我以由彼違
失慈哀佛之教誡使我甚益生彼愛又自磋

切其意如愛在其子以愛加衆生若其自愛
身以慈哀加衆生是以當觀其本末斯所從
來異我所從來亦異衆生先世亦曾爲我子
吾亦曾爲衆生子是死生之行無可適莫者
所以者何所往來道輒有離行轉復爲仇怨
我今當自修都使我無友亦我無怨仇所以
然者何以造有知識爲復欲多作以造有怨
仇都以欲爲惡一切衆生彼非我汝意不可
以不可之九意可以悉通衆經所以者何正
行者得正道邪行者得邪道今我不有邪行
於衆生有正意行乃可得一切敏故十三

佛說法鏡經卷上

音釋

序

臧否 臧茲郎切善也
 否補美切惡也
 疾佞 乃定切
 勦精明切
 遁邁 遁松倫切
 老瑣 瑣瑣損果切
 瑣瑣 瑣瑣謂瑣瑣
 碎毀 勦質涉切
 遁邁 遁其敗切
 性也 鬢髮
 謗也 懾喪氣也
 鬢髮他計切
 攘穢 攘穢如陽切
 穢惡也 穢
 東切耳無聞也
 替果五切
 漱先奏切
 滌垢 滌歷切
 洗也 垢舉后
 東亂 東亂初觀切
 東亂 東亂謂壅於
 切塵垢也
 切塞 愴楚亮切
 涕泗 涕泗他計切
 鼻液也
 也 愴愴也
 涕泗 涕泗他計切
 鼻液也

經

除饑 饑渠各切
 比丘此云除饑
 闕切 闕缺規
 也塞悉則 僇過鄂切
 溝亦云 嬉戲也
 疵病也
 和協 協和也
 溝港 溝港也
 爽所兩切
 墟聚 墟聚也
 不軌 不軌矩謂不
 鄉小壤 壤汝兩切
 差也 墟聚也
 不軌 不軌矩謂不

遵法 糅雜也
 九切 鍼深切
 費耗 費耗未切
 虛到切 魑魅
 魑魅 魑魅也
 明秘切 精怪也

履九

古

佛說法鏡經卷下

服十

後漢安息國優婆塞安玄共沙門嚴佛調譯

理家開士居家者都總無可戀無可慕無可適無可愛無可爲若此也又復理家居家者設使人來有所索假使爲不欲與彼物猶當以自諫數其意假令我今不以是物施者我會當與此物乖離也若欲不欲至於死時是物亦當捐棄我我亦當捐棄是寧施寶而終我而施是物死時意除止設使思惟若此而不能施彼物者是以四辭謝辭謝來索物者何爲四我以無力衆德未成就我在大道爲初始布施意而不自由我有受見在於我余之行且相假原賢者勿相逼迫我所以施何能奉行之如其所受爾乃能滿卿所願及天下人辭謝彼來索物者爲若此也又復理

家居家修道者假使爲離師者之教誨時世無佛無見經者不與聖衆相遭遇是以當稽首十方諸佛亦彼前世求道所行志願之弘願者其一切成就佛法之德以思念之以代其喜於是晝三夜亦三以誦三品經事一切前世所施行惡以自首悔改往修來爲求哀於一切佛以法故愍傷之亦以無央數無極之法以愍傷之又復理家居家修道者當以曉息心之儀式是以若見除饑殊越息心之儀式當爲敬其法衣彼爲衆祐如來應儀正真佛戒定慧所行之法服也以無惡爲離一切惡彼是衆聖仙者之表式也是以又當爲敬彼也亦當加愍傷於彼除饑斯非賢爲此不軌行至於被服斯名靜者調者神通者如來者表式而爲不調靜之行又如來復曰未

學者不當忽易非此彼遇勞過也以從斯勞
爲有失若此彼亦見佛慮教之要如所謂事
次應有之若此捐棄是勞觀其本末爲護第
一德必爲在正以知于將斷勞之智如衆祐
所謂大士不可以相忽蔑是非時如來有是
知非我有是知是服十以不瞋不怒不恚爲加彼
若以入廟者以住廟門外以五體而稽首乃
却入廟彼是空廟之居彼是慈哀喜護廟之
居彼是正住在正次者之居爲彼得斯使我
得廟居爲若此以遠去官位家者爲彼得斯
我以齋戒罪乃得禁制以若此爲與去家之
意未曾有開士在家爲得道者皆去家入山
澤以往山澤爲得道以譏家居者夫去家智
者所稱譽如江河沙我一日之祠祀一切彼
布施以一去家之意爲殊勝所以者何以施

下劣故何況布施不信無返復盜賊弊惡王
者及大臣非彼布施以爲寶以得足以我有
戒聞之行是以入廟者當以觀視一切除饑
之衆所施行何等除饑爲多聞何爲明經者
何爲奉律者何爲奉使者何爲開士奉藏者
何爲山澤者何爲行受供者何爲思惟者何
爲道行者何爲開士道者何爲佐助者何爲
主事者以觀視彼一切除饑之衆所施行如
其所施行以隨効爲之爲行不當轉相嫉若
於墟聚言有及廟若爲廟言有及墟聚是以
當慎守言行不當以廟中言說於墟聚亦不
當以墟聚言說於廟也是以承事多聞者以
爲修治聞奉事明經者爲解經之決事承事
奉律者爲解度殃罪之事承事開士奉奧藏
者爲明六度無極方便之事若有除饑者爲

乏應器或乏法衣者當以給施之莫使生嫉於人也所以者何夫人以嫉妬爲結是以又當防護凡人不應儀者所以者何凡人者爲有失應儀者爲無失若有除饑者未下正道或積聚法衣或積聚應器是以彼除饑用無上正真道開導之所以者何其事有應是以積聚物爲致道積聚若息心有不和者當和解之若正法欲衰微者自危殆其身命以營護正法若見除饑疾苦者與血肉使其病者得除愈理家若居家開士若不布施不以禁止人若以施終不悔恨若有衆德本以道意爲端首理家若此諸事諸類諸應開士居家修道者爲若此也又衆祐當說此居家開士所施行教誨法憲時有千人皆發意求無上正真道復有天與人二千人遠塵離垢諸法

眼生於是甚理家白衆祐言要者衆祐如來以敷演居家開士者居家善惡之地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思惟智慧於是大道當所施行要者衆祐去家修道開士者之所施行願復幾微現之爲善要者衆祐開士去家者爲之柰何其所施行亦云何衆祐告甚理家曰善哉理家今汝乃以問如來開士去家修道者之所施行善哉理家當爲汝說開士去家之事其所施行汝勉進善思念之甚理家受教從衆祐而聽衆祐曰理家開士去家修道者若頭燒然願十譬若鎧爲精進以求智去家者其初始爲若此也次修治爲聖典又何謂去家者之聖典所謂趣得一衣爲足亦以善之一食一牀病瘦一醫藥爲足亦以善之是爲聖典也何以故謂之爲聖典以爲修治彼一

切道品之法是故謂之爲聖典也又開士去
家修道者爲有十知足之德身以法服衣何
等爲十以爲羞慙故身服法衣以避風暑故
身服法衣以避蚊蠅子故身服法衣欲以
現息心形狀故身服法衣亦是法衣之神爲
十方之神故身服法衣以患離婬樂是以不
樂婬之樂以樂安清靜是以除斷衆勞之樂
不以肥腴爲是道行行在聖道重任我亦以
自修如以一時有法衣如被服法衣故以是
十德自觀至于壽終閑居靜處以不行勾何
等爲十我自以我業而爲命不以非異業若
有人來施我者以先修治三寶後乃而受其
施我若欲從人乞勾若不欲施人者以悲哀
加彼也我當自食所修行之食以爲不違如
來之言誨以得成知足重任之本以降憍慢

解十

五

以得成無見頂之德本我亦見布施亦如自
以教若徃行乞勾我亦不得有所適莫於男
女以我等意於天下人以得成一切敏智之
重任是理家十德去家開士者以自觀至于
壽終閑居靜處以不行勾若有人來請者所
徃處其人志意信喜道者我不宜當彼徃設
使徃食若能以自益亦能益人者可徃受施
我教開士可彼索是爲十德以自觀可以處
於樹下坐宿止何等爲十以其自由爲徃彼
以不名有彼牀卧以不閉門於山澤以去離
愛爲彼居以少欲少事爲成德捐棄軀命以
不自惜樂獨靜以遠離戀聚會以行修身不
食以定意爲安靜一意閑處思惟爲無益是
理家十德以自觀開士去家者爲可處於樹
下居止又復理家或彼開士去家修道遊於

山澤者若欲修治經若用誦利經故爲入廟若居廟者意向以山澤爲居是猶爲彼山澤居也求法之行者爲一切物不我想一切諸法爲他人有想又開士去家修道者若遊在山澤當自省察我今何以遊此山澤中不但以山澤居謂之爲息心也所以者何此間多有不化不守不度不應不修行者皆以遊於山澤所謂禽獸衆鳥獼猴狢獍惡人賊盜皆遊於山澤亦不謂彼爲息心也至於我所求山澤居者當以成我彼所求爲是息心求又何故開士求息心所謂志以爲不亂爲以得是持周滿達事故以聞爲無足以得辯辭以慈心不虧大哀以不離專由于五通興隆六度無極部一切敏之意不擇捨爲行權謀之慧以法施合聚人民成就人民四合聚之事

卷十

六

爲不擇捨亦可思念者思念之以聞精進不毀損爲擇法本末正度之道因緣智亦不入正道之事爲護正法之事以信罪福爲正見思慮所務以毀斷爲正思隨所喜爲說法爲正言隨行盡之備足爲正業瑕疵之續以除斷爲正命以道臻到爲正方便以不忘忽爲正志以一切敏智之臻到爲正定若以空爲不想之行喜若以得不願爲斷俗所有依其義不以文依其法不以人依其智不以識本文演義歸不以末叙義斯理家謂爲開士去家者息心求也又去家修道者不當以多從事若此思惟其本末故當爲一切衆生不與之從事明哲不但與一人不從事也又有四是去家開士者之從事也如來之所教何謂四一曰與講經者從事二曰與成就人者從

事三曰與供養如來者從事四曰與發一切
敏意不亂者從事離彼不當以多從事又開
士遊於山澤者當自揆察我爲何故來至此
彼是思惟我以恐畏來至此何可恐畏謂恐
畏此群聚恐畏與人從事媵怒癡憍慢自恣
恐畏惡友恐畏嫉慳恐畏色聲香味細滑恐
畏功稱恭敬利人恐畏不見言見不聞言聞
不知言知不解言解恐畏息心之垢恐畏更
相嫉妬恐畏生死五道徃來所墮恐畏欲界
色界不色界恐畏陰邪死邪勞邪天子之邪
恐畏惡道地獄畜生鬼神恐畏倉卒一切是
衆惡之念我來到此不可以此居在於家若
在群聚之中行不應道之行不得免彼衆恐
之事亦彼昔開士得免度衆畏者彼一切以
居山澤之力勢得臻到無畏是謂自然是故

我以恐畏欲越度衆畏爲居山澤矣又一切
畏皆由身之生以慕戀身以修身以是身以
愛身以盛身以思身以見身以處身以想身
以護身之所生也假使遊於山澤爲以有由
身之意慕戀身修身是身愛身盛身思身見
身處身想身有護身之意者我空爲居山澤
耳又居山澤者爲無身想居山澤者無異想
居山澤者不見論議不墮自見身無有顛倒
無有無爲想何況有勞想居山澤者名曰一
切諸法寂然哉諸法無所著哉諸樂亦無所
著哉諸想以不受哉色聲香味細滑不與錯
誤哉諸定不以怙哉意以自整不亂哉以下
諸重擔之畏哉以度大汪洋之澤哉大聖之
典以造哉姦惡之屬爲知足哉爲重任少欲
哉以智慧知足哉爲應哉本末行以解哉爲

一切獄斷所修事訖哉以爲求解除理家譬
如山澤中有樹木草穢之屬都無可畏都無
可恐如是理家開士遊於山澤者執志當如
草木墻石之喻也身以受行行之彼誰畏者
彼誰恐者彼以恐怖思惟身本末我都無身
非人非命非丈夫非類非士非先無造者無
教造者無興者無興起者謂是之畏但以不
誠之想有是畏耳今我不宜造不誠之想當
如樹木草穢之屬亦爲若此無響以解一切
彼法以具行之以響斷山澤居去離婬塵無
諸響山澤居非我非有物者又遊於山澤者
以復思惟是通達道品之法者以居山澤居
山澤者爲合聚十二精居山澤者解諸諦居
山澤者知諸陰以法情制諸情以貪諸進入
不忘忽道之意諸佛所嗟讚衆聖所稱譽欲

度世者所事也居山澤者以解一切敏智之
術也又遊於山澤者已爲不久周滿六度無
極之行得彼者云何遊於山澤者若不自惜
其軀命者是爲布施度無極若以依精之德
爲成三愼者是爲戒度無極若意不亂亦可
是一切敏不異道者是爲忍辱度無極行至
於未得忍終而不起者是爲精進度無極若
以得一心不以從致哉但以隆德本是爲一
心度無極若見如山澤道亦爲若此以分別
衆事者是爲智慧度無極又復理家修治四
法我以教開士居山澤何謂四或有開士多
聞明於法決者若以其聞行在本末法可居
於山澤又開士以得五通欲以成就天龍鬼
神者可居於山澤或有開士勞盛者彼以不
從事勞即爲薄可居於山澤亦欲抑制勞以

自勸勵是以皆由聞夫遊彼者以得周滿一切清淨法迺後以下墟聚郡縣國邑下爲衆人講授法修治法若此也理家我教開士居山澤也又去家修道者遊於山澤以修治經誦習經故入衆者以執恭敬亦謙遜夫師友講授者長中少年者爲以尊之不以懈怠自所修以不廢人所修亦不求承事恭敬若此當以觀察如來應儀正眞佛者爲諸梵釋天人衆生所供養爲天上天下尊者福田彼尚不求人承事也自作事不欲煩人何況餘者未以學甫欲學反欲人承事耶又我當爲天下人養者我當以供養人都不我從人求供養所以者何以供養重者理家除饑者不得法之助供養故爲助我不以法故夫欲以爲法助人者以爲若此以是供養故爲助我

不以法故彼以自壞已亡信以爲有供養彼即與世物雜爲不是大枯人者是以若欲往詣師友者所以身意行有決乃可往莫我教者師友以異之行無過以不訶問諷起誦習爲教誨之積聚是以欲諷起經爲不用軀命慕樂法隨順師意以求法利不爲求一切恭敬稱譽之利若以從師受幾微四句之頌以諷誦之若以在布施持戒忍辱精進思惟智慧而以彼供養師者如其所修四句頌之字數爲劫之數以供養彼師者尚未爲卒師之敬亦以質直不虛飾不佞諂一切行之供養十豈復謂法之敬又理家若其彼意念生以有德之意有佛亦法之意有自患離婬之意有寂靜之意若以修治四句之頌遵而行之如其劫數彼以供養其師者尚未爲卒法之敬

理家當以知此之事若此也法之福德如無
數獲智亦無量是故開士欲以擇上法猶以
無數爲敬正法若彼思惟若此以聞淨戒事
何謂是淨戒事去家開士者有四淨戒事一
曰造聖人之典二曰慕樂精進德三曰不與
居家去家者從事四曰不諛諂山澤居是爲
去家開士者四淨戒事復有四淨戒事何謂
四以守慎身身無罣礙以守慎言言無罣礙
以守慎心無罣礙去離邪疑造一切敏意
是爲去家開士者四淨戒事復有四淨戒事
何等爲四一曰以自識知二曰以不自貢高
三曰以不形相人四曰以不謗毀人是爲去
家開士者四淨戒事復有四淨戒事何謂四
一曰以可諸陰爲幻法二曰以可諸情爲法
情三曰以可諸入爲空聚四曰不隨方俗之

版十

十一

儀式是爲理家去家開士者四淨戒事復有
四淨戒事何謂四一曰以不自計我二曰遠
離是我有三曰斷絕常在除四曰以下因緣
法是爲去家開士者四淨戒事復有四淨戒
事何謂四一曰以解空二曰以無想不怖三
曰以大悲衆人四曰以爲可非身是爲去家
開士者四淨戒事彼以爲當聞淨定以故若
此觀之何謂此淨定以通一切法不爲餘事
意行爲有決意爲有一端意爲不錯誤意爲
以不徃意爲不馳意爲自身住止意不與情
欲從事意爲以觀幻之法我若幻法情亦然
已無復行便無可存已履彼正是爲正定若
在法如法若此亦謂定爲觀若此彼常聞淨
慧何謂斯慧者諸法之擇智謂彼爲慧也不
處之相非身矣不受之相無行矣不造之相

無存矣無爲之相不馳騁矣是以理家以觀法若此者是謂去家開士之所施行也又以說是經時有五百人造起無上正真道意又甚理家及其等輩同出聲言未曾有要者衆祐至於如來之善言廼如是亦家之要德重任之行亦去家諸德善斯尊者衆祐已爲明彼居家之多惡德至於去家無數之德善矣寧可得從衆祐受去家之戒就除饑之行衆祐報言去家者理家難堪能究暢淳德善本奉持教誨理家復白佛言衆祐去家者雖難堪任如來猶當可已等去家爲道也衆祐便使慈氏開士及一切行淨開士聽舉彼理家等慈氏開士舉二百理家去家修道一切行淨開士舉三百理家去家修道爾時賢者阿難謂甚理家言卿何見居國居家有能樂於

十

十二

去家之聖道者甚理家報阿難曰我不以貪慕身樂欲致衆生樂故我以居家耳又如來者自明我彼以所受堅固而居家彼時衆祐告阿難言阿難汝已見甚理家如是衆祐見是甚理家阿難於是賢劫中以所成就人多於去家開士者以百劫中不若此所以者何阿難又去家修道開士者千人之中不能有德迺爾此理家者而有是德爾時阿難白佛言要者衆祐當何名斯經法亦當以何奉持之衆祐言是故汝阿難斯經法名爲居家去家之變奉持之亦名爲內性德之變奉持之亦名爲甚所問奉持之及以聞此經法者阿難爲周滿法精進殊強於一切威儀下精進行道者不若此也是故阿難若欲以興精進者若欲勸勵人者欲立一切功德者欲造立

人衆德之法者猶當以斯經法以聞之以受之以行之我以囑累汝阿難此經法數數用布現衆人所以者何衆德法之正行也阿難斯經法者正應也衆祐以說阿難歡喜及甚理家天與人亦質諒王衆祐說已皆思惟之

服十

十三

佛說法鏡經卷下

法鏡經後序

序曰夫不照明鏡不見已之形不讚聖經不見已之情情有真偽性有柔剛志有純猛意有闇明識有淺深不能一同不覩聖典無以自明佛故著經名曰法鏡以授某等開士之

上首傳教天下有識賢良學者通達行者志正疾得無上之聖康氏毅德博達心聰爲作註解敷演義方辭語雅美粲然煥炳遺誨後進以開童蒙於學有益以爲獻呈秉意綢繆誠可嘉也然夫上聖之妙旨厥趣幽奧難可究悉子察其大義頗有乖異懼晚學者以此爲真而失於正義彼此俱獲其愆矣子反覆歷思理其闕者有七十八事謹引衆經比定其義庶令合應不爲臆揣又經本字句多漸滅除去改易其字而令句讀不偶音聲不比義理乖錯不相連繼甚失其宜也夫聖上制經言要義正以爲具備無所玷缺不可復增減矣猶人之四體受之二親長短好醜各宿本耳豈可復改更乎所謂增之爲臆贅減之爲癡瘡者也且夫世俗詩書禮樂古之遺字

